



安徒生童話新集

趙景深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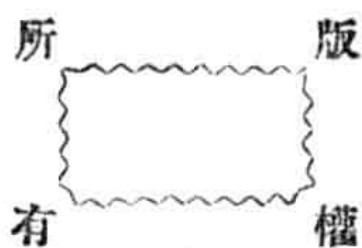


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

1928.

安徒生童話新集

趙景深譯



安徒生童話新集

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翻譯者 趙景深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上海大通路培德里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序

這裏八篇安徒生的童話是新文化書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話集裏面所沒有的，只是豌豆上的公主另外根據牛津大學 Oxf. Univ.夫婦的全集本重譯了一遍，與新文化書社本完全不同。

一英五顆豆和苧蔴小傳，是根據節譯本譯出來的。但兒童看來，或者更容易了解一些。

關於安徒生的生平，以及他的思想和藝術，請讀者諸君參看拙著童話論集（開明書店出版）第一

一五面至第一五六面，這裏不再多說了。

趙景深

一九二八，八，二九。

目次

牧羊女郎和打掃煙囪者·····	(一)
鎖眼阿來·····	(一七)
豌豆上的公主·····	(五一)
燭·····	(五五)
鶴·····	(六四)
惡魔和商人·····	(七九)
一莢五顆豆·····	(九〇)
苧麻小傳·····	(九八)

牧羊女郎和打掃煙囪者

有一個很老的盛碗蓋的木廚，上面雕刻着樹葉，完全是阿剌伯式的裝飾，這樣的杯廚你會見過麼？就是這個杯廚放在客廳裏：這是曾祖母的遺產，從頂到底刻滿了薔薇和鬱金香的花樣，這個杯廚的裝飾非常奇怪，在幾片花葉之間就雕刻得有一個鹿頭，伸了出來，還帶一對鹿角，杯廚門的中部刻了一個全身人像，樣子很可笑，他在大笑，因為你不能稱之爲笑：他有羊腿，頭上有小角，還有長鬚。

在這房間裏的孩子們總稱他爲「細羊腿隊長兼大將總司令與軍曹」；「這個名字很不容易讀，沒有多少人能得這個稱號的；但要像這樣才能把他形容得出來。他便在那里！他時常在鏡子底下看到桌子，因爲在桌子上站着一個可愛的小牧羊女郎，伊是磁做的，伊的鞋子油擦得光光的，伊的衣服乾乾淨淨的，還繫了一朵紅玫瑰。此外伊還有一頂金帽和一根牧羊杖：伊真可愛極了。在伊身旁站着一個小打掃煙囪者，也是盜器做的。他和別的人一樣的清潔；假如人家要是挑剔，盜器工人不妨說他就是王子。

他很清潔的站着，挾着梯子，臉孔又紅又白，好像一個大姑娘；那實是個大毛病，打掃煙囪的人總應該做得黑點才稱的。他站的地方和牧羊女郎挨得很近：這本來是主人把他們放在一起的；既然如此，他們便訂起婚來了。他們彼此很相當。都是年輕人，又都是盜器做的，而且又都是很脆的。

挨近他們還站了一個像，比他們大三倍。這是一個老中國人，他能夠點頭。他也是盜器做的，自稱是小牧羊女郎的祖父；但他又說不出他和伊的詳細關係來。他說他有權柄管伊，因此他向「細羊腿

隊長兼大將總司令與軍曹「點頭，這位先生曾向他求過婚，要他的女兒嫁給他做妻子。」

老中國人說：『你也應該嫁人了！那個小夥子還不錯，是桃花心木做的。你將來可以做「細羊腿隊長兼大將總司令與軍曹夫人」呢；他有杯廚的全部，除去他藏在祕密抽屜裏的以外，還有許多銀盤子呢。』

小牧羊女郎說：『我不願到黑暗的杯廚裏去！我聽說他已經有了十一個盜太太啦！』

中國人歡喜得喊了起來說：『那麼你就可以做

他的第十二個太太呀！今天晚上，老杯廚打開的時候，你就要結婚了，我是個老中國人，說話沒有錯的。」

他說完點了點頭便睡熟了。小牧羊女郎一聽此話，不禁哭泣起來，呆看着伊心愛的盜打掃煙囪者。

伊說：『我求求你，把我帶到廣大的世界上去，我們不能再在這裡久留了。』

小打掃煙囪者答道：『你歡喜怎樣辦，我便怎樣辦。我們現在就動身吧！我想我總可以做工來養活你的。』

伊說：『我們只要平平安安的離開桌子就好了！我們若不到廣大的世界去，我總要感到鬱鬱不樂的。』

於是他安慰伊，教給伊怎樣放伊的小腳在雕花的角上和鍍金的葉子上走上桌腳，他可以挾着梯子幫助伊，不久，他們就可以落到地上。他們抬起頭來看看老杯廚像是發生了大變動：一切雕刻的鹿都伸出頭來，豎起角來，轉動着頸子；「細羊腿隊長兼大將總司令與軍曹」高高的跳在天空裏，在老中國人身邊喊。

『他們要逃跑了呀，他們要逃跑了呀！』

他們有點害怕，連忙往下跳，跳到靠窗的抽屜裏。那里面有三四小捆殘缺的紙牌，還有一個小木人劇場，在木人戲中再沒有能比他們做得好的了。他們正在演劇，一切婦人，寶石，棍子，心，鏹，坐在第一排，拿鬱金香當作扇子扇；在他們後面站了一羣光棍，顯出他們有一個頭在上面，有一個頭在底下，和平常的紙牌一樣。這戲劇的大意是講到兩個人不能結婚，牧羊女郎看着哭了起來，因為所演的好像伊自己的歷史一般。

伊說：『我受不了，我們出去罷！』

當他們落到地板上，抬頭看看桌子上的老中國人，已經醒了，全身搖動得很利害，在那里發脾氣。

小牧羊女郎喊道：『不得了啦，老中國人趕來啦！』伊的盜腿跌倒又爬起，很受驚恐。

打掃煙囪者說：『我倒有個主意，我們爬到牆角那個大雜盜花瓶裏去，好不好？我們可以睡在玫瑰和香草上，他要來了，就撒鹽在他眼睛裏。』

伊答道：『那是沒有用的。聽說老中國人有一

次還和雜盜花瓶訂得有婚約呢。他們彼此有了這種關係，還會不互相關照麼。我看躲在那里反而不好，還是到廣大的世界去罷！」

打掃煙囪者問：『你真有膽量跟我到廣大的世界去麼？你看見過廣大的世界麼？你要曉得我們一去就回不來的呀！』

伊說『我看見過。』

打掃煙囪者溫和的望着伊說：『我打算從煙囪出去，你要是真有決心跟我爬到火爐裏——爬到鐵火箱，經過筒子，那麼我們就可以走出煙囪，我也

就知道怎樣找路出去了。我們要走得很高，使他們捉不到我們，在頂上有一個洞可以引我們到廣大的世界。」

於是他引伊到火爐門口。

伊說：『這裡多麼黑呀！』但伊仍跟着他走，經過箱子，經過管子，那里黑得好似瀝青的夜晚一樣。

他說：『現在我們在煙囪裏了，看哪，看哪！高高的天上有一顆美麗的星閃耀着呢！』

這是一顆真星在天空裏，一直照下來，照在他

們身上，好像是在那里做他們的引導。他們不住的向上爬：路很難走，異常峻陡；但他扶着伊，幫助伊上去；他拉着伊，告訴伊那里可以放盜腳，好踏上去；他們便像這樣到了煙囪頂，他們坐在煙囪頂的邊沿上，因為他們真的疲倦了，這是一定的。

天和星高高在上，城裏的房頂低低在下。他們向四面遠遠的看去——遠遠的看到世界。可憐的牧羊女郎想不到世界會有這樣廣大，伊倚伊的小頭靠在打掃煙囪者的身上，哭得很傷心，淚打濕了金飾，從帶子上落下來。